

曹禺●著

蛻

变

四

幕

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中国现代名剧丛书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蜕变/曹禺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9 重印

(中国现代名剧丛书)

ISBN 7-02-001853-X

I. 蜕… II. 曹… III. ①话剧-剧本-中国-现代②曹禺-剧本 IV. I2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503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5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30000

定价 9.80 元

人 物

秦仲宣——××省立伤兵医院院长，三十九岁。

“伪组织”——与秦院长姘识的妇人，年约二十八。

马登科——医院的庶务主任，秦院长外甥，年三十二岁。

况西堂——医院的秘书，五十一岁。

况太太——况西堂妻，将近四十岁。

孔秋萍——医院的录事，二十九岁。

孔太太——孔秋萍妻，二十六、七岁。

谢宗奋——医院的公务员，年二十七。

龚静仪——医院的女职员，三十开外。

陈秉忠——医院的司药，三十四岁。

范兴奎——医院听差，“伪组织”的远亲，三十五岁。

韩 妈——“伪组织”的女仆，五十几岁。

田奶妈——马主任少爷的奶妈，二十几岁。

河南伤兵——三十整。

丁大夫——自动加入后方医院的女医师，三十七岁。

丁 昌——丁大夫之独子，年十七。

胡医官——医院的医官，三十四岁。

陆 藏——医院的女看护，十八岁。

夏霁如——医院的女学习看护，才十七。

梁公仰——视察专员，五十七岁。

小伤兵——十七整。

徐护士——改组后的医院护士，二十八岁。

2R24/1P

温宗书——改组后的医院副院长，三十二岁。

光行健——改组后的医院职员，二十三岁。

朱强林——梁专员的勤务兵，十九岁。

梁公祥——梁专员的远房哥哥，六十四岁。

李铁川——负伤营长，三十四岁。

赫占奎——李营长的卫兵，四十五岁。

李有才——医院仆役，三十几岁。

张营副——李营长的营副，三十六岁。

护士甲

护士乙

时 间

第一幕 后方某小城，××省立伤兵医院的临时办公室内。

——二十七年一月中旬，某日早八时左右。

第二幕 仍在前幕该医院内，丁大夫的诊断室。

——同日，下午一时半。

第三幕 前线的后方，某县城内，改组后开赴前线的××医院内的一间堂屋。

——二十八年六月间。

第一场 端阳节前半月，某日晨九时。

第二场 端阳节日近晚八时。

第三场 翌日晨四时三刻。

第四幕 后方××大城，在某后方医院的接待室内。

——二十九年四月某日上午十一时。

第 一 幕

南京失守前数月，许多机关仓皇搬到后方来。于是一个省立的后方医院，也随着惶乱的人群，奉命迁移到后方一个小城。院长，医官，职员，差役，都扶老携幼，带了他们所能搬运的箱子，柜子，碗儿，罐儿，以及公文档案，医药用品，辗转流徙，逃到数千里外的一个异乡。

县城小，住屋难觅。在大城市住久了的职员家属乍到内地，生活非常不惯，就跟着医院机关混在一道，同在当地一位大地主的旧宅内居住。后来伤兵又陆续开到，大家只得让出前院作为病房。所以强在后院挤下的少数与院长有亲旧关系的职员家属，男女老少约有二三十人都填在一座小楼里，如同一筒罐头咸鱼。

搬来几将三整月了。刚到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颇为激昂，组织宣传队，训练班，全院的人都精神抖擞，十分活跃。过了不久，上面的人开始和当地士绅往来密切，先仅仅打牌酗酒，后来便互相勾结，做国难生意。主客相约“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于是在下面的也逐渐懈怠，习于苟且。久之全院的公务人员仿佛成了一座积满尘垢的老钟，起初只是工作迟缓，以后便索性不动。

县城地处偏僻，死气沉沉，报纸半月才能来一次，好容易盼到了，又多半是令人气短的军事消息。而且交通不便，公事无从推动，因而沮丧、失望的空气，蔓延到全院。好的

职员不过是情绪消沉，坏的就胡作非为，瞒上欺下。

原来抗战以前，院中行政上的一切设施，俱无一定的制度。到了现在，搬到这个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院里更缺乏“守法”的精神。从院长起，他用人办事但凭他自己一时的利害喜怒为转移，下属会逢迎，得到他的信任，便可以任意越权，毫无忌憚；不得他的欢心的，就只能在院内混吃等死，甚至如果负起责任，反遭申斥。

公务员既无人勇于负责，官职的进退，也只好看院长的喜恶。一人的喜怒好恶本是捉摸不定的，（何况窥测长官心理的工作，已大有人抢）多数职员只好委委屈屈，噤若冬眠的蛰虫，凡事不问不闻，绝不作春天的指望。

在此地“法”既不能制滥私，励廉洁，偏偏院长嘴里时常谈起法治精神，侈言：“行政不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自己实施起来正是“行动自行动，法律自法律”。似乎在势当权的人，只须说说了事，对于“负责”“守法”两点，自己绝对无需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

抗战只半年，在这个小小的病院里，历来行政机构的弱点，都一一暴露出来，迫切等待政府毫不姑息地予以严厉的鞭策，纠正和改进。

这是严冬季节。在这个小城里，缠缠绵绵落着令人厌倦的连阴雨。一连多少天不放晴，屋内也晾挂一件一件湿漉漉的衣裳。墙纸发霉，败漆斑斓的旧木器也潮腻腻的。清晨八点钟，小楼上还继续响着清脆的竹牌声，楼下办公室阒无一人。由正中一排腐朽的雕花木窗望出，溟溟濛濛的天空斜吹一片清冷的烟雨。时而风声峭厉，疏落的枝桠抖擞发抖，檐前一串雨滴坠珠似地急流下来。

说这是办公室，确实也不十分像。竹制的档案箱，四面乱堆，上放盆儿，罐儿，酱油瓶，洋铁筒，汽车上的零件。还有晚上预备老范——办公室的听差——睡在此处用的铺盖卷，零零碎碎，针儿，帽儿以及各位小少爷偶尔把办公室当做“游击阵地”，遗忘在此处的玩具，都横七竖八地陈列起来。书案上的公文、表格、报告堆积如山，有几叠蒙满了尘土。时时隔壁传来空屋弹棉花的声音，单调而迟缓，有如一个衰弱的老人在叹息。

其实这是一间穿堂屋，掀开左门（以舞台左右为标准）的棉布帘进去，再步出直对的右门，迈上颤巍巍的楼梯，就可以走进院长的寝室，和其他少数职员家属簇居一处的几间木板屋。人们都喜欢走这条避雨的穿堂路，固然小楼的交通并不单靠这条要道来维持。靠左门前钉起一条可以自由拉动的白幔帐，幔前放下由房东借来的半洋书桌和太师椅。那只是为院长办公虚设的地方，实际上的行政，多半在楼上院长的床边私下交待。近左墙靠后是其他职员们的办公桌椅，和对面窗前几张竹制书案同拼凑的木凳仿佛还能对衬。右门前侧，倚着墙横摆茶几靠椅，几上安放旧棉絮套好的茶壶一把，孤零零只有一只碗配搭，其余的散见在角落里和书案上。

墙上挂了些医院的统计表格和插信的蓝布袋。在院长办公桌之上，还悬了一张空袭中毒紧急治疗法的图解，其失神败色和院长桌上的一具破旧的病体模型，互为辉映。总之，进到屋来令人感触一种衰惫，散漫，拥挤，杂乱以至于荒唐的印象。尤其刺目的是横在眼前两根竹竿上五颜六色的女人的换洗衣裳和丝袜子。

〔雨在落。隔壁房东家里一直不停地弹着棉花，远远仿佛有人在咳嗽。

〔轻悄悄右门外掀起棉帘，缓缓踱进来孔秋萍——一个专司抄写的小职员。孔先生生来一副单薄相，身材矮小，翘鼻孔，吊眉毛，苍白瘦削的脸，生着微微的髭须，穿一件恰合身量的绸面棉袍，衣领都有些污损，白衬衣袖翻转来也黑糊糊的。他脚下淡青薄呢鞋，上面丝缎带扎紧了腿，手里提着一双由大城市带来的套鞋。虽然是个逼近三十岁的人，脸皮依然光致致的。藏满污垢的头发，涂了膏蜡，依稀留得昔日一点花花公子的风韵。他的妻室是一位家道中落而善于用钱的旧式小姐，颇鄙薄他潦倒以后的萎缩模样，于是二人相互不满，常起勃谿。孔先生颇好吹嘘，喜臧否人物，话多是非也多。阴雨天常听见他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不能自己，时而说溜了嘴，便莫名其妙地吹得天花乱坠，图个嘴头快活。在座的同僚有时唯唯否否，有时却故意挑引，拿他凑趣。孔先生照例视为得意，不以为忤。于是最近马主任——一个以干练自命的院长亲戚——忽然叫他做“屁”。但这个绰号他恨之入骨。平日他就因惧人卑视，时常故作不凡，现在怎能任人当面称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屁”呢？他认为他的上司马主任有意在侮辱他。

〔他放下伞，挂好呢帽，在档案箱上腾开一块净地，把雨鞋放好。他搓搓手，呵出一口乳白的热气。他立刻到院长桌上找寻签到簿，但是不见。他四下里翻了一翻，也毫无踪影。

孔秋萍 范兴奎，签到簿子呢？（无人应，他走到右门口）范兴

奎。(了无反响。从楼上传来一阵清脆的牌声,他仰头静听,忽然想起,匆忙踱到左门口,掀起帘子,伸头上望——不觉低低地)喂,范兴奎。(仍无回应,有些烦恶,高声)范兴奎! 醒醒!

[外面:(在楼上含糊应声)嗯。(不见动静)]

孔秋萍 (大气)范兴奎!

[外面:(烦厌地)干什么?]

孔秋萍 签到簿子呢?

[外面:在桌上。]

孔秋萍 (忙回来找)哪儿有?

[外面:(不耐烦)在桌上!]

孔秋萍 (转身昂首)桌上? 哪儿?

[无回应——忽然听见楼梯上一阵由远而近的急步声,忿忿地走进来范兴奎。]

[范约有三十五岁,四方脸,薄嘴唇,总似在冷笑的眼神,无时不在保持他的沉稳而矜持的大衙门的号房的派头。他的身材高大,肥肚皮微微挺出来,和孔秋萍站在一道,仿佛他鼻孔里只轻藐地哼一声,就有把这个不足轻重的“屁”吹得无影无踪的气势。他是“院长夫人”的远亲,穿一身院长发胖时期的而现在不再穿了了的旧灰哗叽袍,改得不十分合体。]

范兴奎 (旁若无人,进门便找)说在桌子上呢!(忽然在院长桌上找着一册乱账本似的的东西递给他)这不是?

孔秋萍 (似乎自己找的时候并没有望清楚,这时看见有字迹乱涂在上面)“人之初,性本善,上大人,孔……”(冷冷望着他,忽把本子递回来)这不是!

范兴奎 (不肯拿,强辩)那么,这是——

孔秋萍 这不知是哪位少爷的习字本，丢在这儿了。

范兴奎 (不肯认错)可是明明这本子外面——

孔秋萍 (奚落他)本子外面谁说不一样？就是里面不大对。

范兴奎 (一句话也不说，从孔手里夺回本子，又四处翻起来)

孔秋萍 (跟在后面，絮絮叨叨)你看，哪儿有？哪儿有？

范兴奎 (仿佛屋里没有第二个人，自言自语地)这倒怪，昨天晚上我从楼上院长房里拿下来，明明放在这儿的。

孔秋萍 (鼻孔里哼出一道冷气)哼，就不见了，就不——(忽然发觉范伸起腰来停住手，以为他一定再有什么巧词来狡辩，谁知——)

范兴奎 (抬头望望他，鼻孔里也哼出一道冷气，理也不理他，走出左门)

孔秋萍 (跳起来)个混蛋！范兴奎！范兴奎！（无人理）范兴奎！

范兴奎 (在外面，懒声懒气)找呢！

孔秋萍 (大声)范兴奎，(突然)我有旁的事！

范兴奎 (又走出来)干什么？

孔秋萍 范兴奎，我没到办公室以前，你在干什么？

范兴奎 干什么？我侍候院长太太打牌。

孔秋萍 (大不谓然的样子)他们还在打牌？

范兴奎 (翻翻白眼)嗯，打牌。(底下仿佛要说：“有本事，看你去管管！”)

孔秋萍 (一肚子的牢骚，无可发泄)对，打牌！下雨天，不打牌干什么？(忽然想出题目)火盆呢？

范兴奎 还没有买。

孔秋萍 岂有此理！（俨然院长）搬来快三个月了，连火盆都没有预备好，真不知道他们庶务办的什么事？

范兴奎 您问庶务好了。(又要走)

孔秋萍 可是火盆，火盆，昨天从丁大夫那里匀过来那个火盆呢？

范兴奎 您说从伤兵病房挪过来的那个？

孔秋萍 嗯。

范兴奎 (筒截了当)没有烧。

孔秋萍 为什么？你知道现在几点钟？

范兴奎 (翻翻眼)八点。

孔秋萍 那你为什么不把火盆弄好。

范兴奎 (轻藐地)孔录事，办公室不是您一个人。

孔秋萍 (厌恶范这样称呼他)范兴奎，你这句话怎么讲？

范兴奎 (又一次淡漠的白眼)怎么讲？我说办公室并不是您一个人。

孔秋萍 (气昏了)可我——可我——(忽然)啊，谁告诉你办公室这时候还不点火？

范兴奎 庶务吴先生。

孔秋萍 为什么？

范兴奎 炭贵，买不着。这儿不是南京。

孔秋萍 岂有此理！不像话，不像话。(范冷眼望着他，看他还出什么花样，孔只好问下去——)那么什么时候点？

范兴奎 等马主任同别的先生们到齐了再点。

孔秋萍 什么？

范兴奎 总得等先生们到足了两位才能点。

孔秋萍 这是谁定的规矩？

范兴奎 这也是庶务吴先生定的。

孔秋萍 (仿佛不信，其实用来解围)他定的？

范兴奎 马主任叫他定的。孔先生，您还有话没有？(站在面

前，故意不走)

孔秋萍 (逼得无路，大发脾气)范兴奎!

范兴奎 (佯为恭谨)干什么，孔先生?

孔秋萍 你这是故意地——故意地跟我，(力竭声嘶)跟我——

[忽而右边门帘掀开，冷风里进来况西堂。况先生并不老，岁数也不过是五十刚开外，而神色，举止，言谈，仿佛已届风烛残年，任何事都知难而退，能止则止。三十年过着书案生涯，由清末，民初，北伐成功，一直到今日抗战，他在各府各署各厅“历任科秘”，为长官起文稿，复函件，在一字一句的斟酌间耗费他大半的生命。然而时运不济，北伐以后，他的官运日乖，如今在这医院里落为一个不十分受人重视的闲散人员，真是他昔日决意为人幕府时，始料不及的事。穷极无聊，他学得一手论相批命的学问，偶尔为人占测将来的气数寿分，自觉颇为灵验。抗战后流离颠沛，使他逐渐相信凡事都有个数，颇想乐天知命，在院里少沾是非，不多事，不多话，少应酬，深居简出，极力储蓄，只求平安度过抗战难关，好作归计。

[他穿一件褪色皮大衣，皮领露出光板，颈上围紧长而黑的绒围巾，拖着一双厚重的家制棉靴。臂里挟着一只破旧的小公事包，提一根贱价的手杖。进门便放下皮包手杖，脱去顶在头上的破呢帽，不住的掸扫上面的雨水。他面容清癯，顶毛稀稀的已有些斑白。

孔秋萍 (突然觑见进来的人，顺势坐在左边的办公桌前)

况西堂 (一团和气)来得早。

孔秋萍 早。(低下头打开他的墨盒)

范兴奎 (故意望望孔，再回头对况)况秘书，您大氅都淋湿了。

况西堂 (瑟缩)嗯,冷得很。(又把破呢帽戴上,又搓着手)

范兴奎 您不要火盆么?

况西堂 (随意地)怎么,还没有点?

范兴奎 是啊,(又瞥了孔一眼)刚才孔录事就因为火点晚了,直发脾气呢。

况西堂 (笑容可掬)快去,老范,端来大家烤烤。

范兴奎 (庄重而又伶俐地)是,况先生。

[范由左门下。

孔秋萍 (忍不住)混蛋!狗仗人势!

况西堂 (和蔼地)怎么啦,老弟?

孔秋萍 没什么。(又调他的墨汁)

况西堂 (掏出手帕擦揩破皮领上的雨点,一面走到窗前望着淅沥的小雨)唉,又冷起来了。

孔秋萍 (余怒未息)嗯,冷得很。

况西堂 这种地方,真是——“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忽然发现自己办公桌上——一摊雨水)这是什么?(仰头望去,天花板还不断缓缓地向下滴漏)哦,又漏了。

孔秋萍 (立起,大为不满)房顶又漏了!这说不定是哪位小小少爷又在楼上地板撒尿!这些太太们真是一点家教也不懂。(立刻想起)范兴奎,(大声)范兴奎!

况西堂 (一直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算了,算了。(挥手拦住他)不要叫他。(在档案箱上找到一个破脸盆,从容不迫地放在桌上接漏,雨水也从容地一点一滴打到铁盆,发出清脆的响声。况上下斟酌半天,幽默地)这次倒是雨水。

孔秋萍 (厌恶地)真是,鬼地方。(回头又斜倚在自己的椅上)

况西堂 (慢吞吞地走到院长桌后,遍找签到簿)咦!签到簿子

呢？

孔秋萍（噘着嘴）谁知道？连我早来半点钟都没有签着到。（不觉满腔牢骚）抗战不到四个月，搬到这小县城来，就是私人办的医院，既然得了公家的补助，也得像个样儿呀！机关不像机关，公馆不像公馆。少爷小姐，老爷太太，院长主任，丫头老妈，连着厨房的大师傅，混蛋的鬼听差，大家都一起逃难，一律平等。档案卷宗，锅碗马桶，病床药箱，碗儿罐儿，都堆在一道，一律看待。哼，楼上堆人口，楼下装东西，一间屋子有三百六十项用场：白天办公，晚上睡觉，过生的时候，老爷们放牌桌，没事的时候，少爷们当球场。连下了几天雨，您看（指着那两竹竿衣裳）我们这间办公厅，又给楼上太太们晾起衣服来了。（气愤愤地走到况面前）要什么没有什么，找什么不见什么，一点秩序也没有！一点上下也没有！（越说越爽意）乱七八糟，糊里糊涂！这也配叫做医院，这种医院也配谈抗战！

况西堂（摆摆手）算了，算了，非常时期，马马乎乎。

孔秋萍那我是不成的。

况西堂（幽默地）您预备怎么样？孔先生？

孔秋萍（十分激昂）还是那句老话，“合则留，不合则去。”我觉得此地对我不合，所以我就想去。

[谢宗奋由右门进来，他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离学校不久。家贫，毕业后就在各机关谋生，赡养全家。抗战后决定在军队中服务，但为家人劝阻。最近介绍入后方医院，抱满腔热望，想为国尽力。现在事与愿违，心情颇为懊丧。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穿一件呢大氅，套下昔日的旧学生制服。他爽直却又高傲，谈锋犀利。]

利，却又不屑于多说，间或指摘当局，总是一针见血。
他臂里挟着一捆旧报纸包好的公事。

谢宗奋 早，况先生。（对着孔）早！你。（走到自己书桌前，放下纸包）

孔秋萍 （还想继续高谈阔论）所以我就想去。况先生——

谢宗奋 孔，昨天那些表格你又赶出来多少？

孔秋萍 哦，不少，不少，你呢？

谢宗奋 我，这里。（打开纸包一张一张点交给他）

〔范由左门端进一架火势正炽的炭盆。〕

范兴奎 （放下）烤烤火吧，况先生。

况西堂 好旺的火！（脱大衣，范帮忙）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范兴奎 （漫走）没有事啦，况先生？

况西堂 哦，老范，（狡猾的眼神笑咪咪地）昨天晚上楼上几位少爷们又在此地打游击战了吧？

范兴奎 是啊，（微笑解释）我直说他们，叫他们别在——

况西堂 （伸手，打趣却又在挖苦）那么跟他们把签到簿子要回来，好不好？

范兴奎 （不好意思起来）这，这真太难了。这一定是这些皮猴们拿的。（向左门下，正遇见龚小姐走进来）龚先生，您下来了。

龚静仪 嗯。

〔范由左门下。〕

〔龚静仪已有三十开外，却神气比岁数还老。焦黄的瘦长脸上，眼珠子总是滴溜溜地乱转。聪明自负，说话十分刻薄，颇善于察言观色，人也精明机警。她穿一件碎花淡黄旗袍，袍下仿佛是半大天足。神色裕如，有时故意倚老卖老，和同事们开些玩笑。她是院内惟一的女

职员。

孔秋萍 (对况)您看气人不气人,火升得好好的,这个混蛋就是不早拿来。

龚静仪 噢,(笑着)这火盆怎么又跑到这个地方来啦?

况西堂 怎么,龚先生?

龚静仪 我在楼上烤了半天。原来在院长屋里,后来房东太太上了牌桌说太热,怕上火——大概就这么又归了我们啦。

孔秋萍 (似乎他又有了理)您看! 您看! (对龚)牌还没有散?

龚静仪 (嘴角一撇)散了? 不听见外面下了雨了么?

况西堂 今天龚小姐下来得真早。

龚静仪 楼上实在太闹。院长太太今天过生,(尖酸地)楼上“全民总动员”,我也掺不进手,不如下来签签到,看看报,还爽快一点。

孔秋萍 谢先生,您看,这成什么话,一个女人过生,就要闹得这么天翻地覆。

[楼上忽然砰嘭乱响,仿佛两三个洋铁筒倒落地上。

孔秋萍 (大惊小怪)哎呀,这一定是太太们打牌打起来了。

[况也不觉站起来,大家仰头静听。

况西堂 (低声)怎么,洋油筒都打翻了?

孔秋萍 哼,这——

[隐隐听见有女人在咒骂。

龚静仪 (挥手)别说,(孔果然不动。侦察片刻,龚下了断语)这是张主任的丫头乘着大家忙,又在偷米花糖呢。

孔秋萍 你怎么会知道?

龚静仪 (颇有把握)你看哪,就要挨打了。

[果然一个小女孩放声大哭,接着听见张主任的太太痛

骂：“你这个死不要脸的小妖精！看你偷，看你偷，看你偷，看你偷——”随声乱打一阵，老太太女仆们劝解。女孩更止不住地鬼哭神嚎起来。

〔况探头回到自己办公桌，龚像是在笑，孔独自昂首谛听，颇似津津有味。谢摔下笔杆走到左面，拿起一份旧报纸乱翻。〕

〔这时由右门走进来一个瘦人儿。陈秉忠，约莫有三十四五岁，身材面孔都生得伶仃孤苦，可怜得令人发笑。他穿一身单薄的灰棉袍，袖口套着一副配药时蚀烂的蓝布袖套。他为人谨愿诚厚，做事非常小心，除他说话琐碎和一直忍受穷困的煎熬，而好自悲叹的习惯外，言语，举止上别无其他不令人尊重的地方。然而好玩笑的同事们时常对他天生的可怜相，忍不住加以揶揄，有时当面叫他的绰号“可怜儿”（读若两音），听到了，他一向不动声色，面孔益发严肃，而看去益发可笑。他不懂幽默，不知世情，（穷困改不动他的天性）做事惟恐不认真。小心翼翼，心地介直，规则条例颁布下来，他总一字一字地做到，一件事惟恐做错，必需请示，或斟酌数次，才肯动手。他一生颠沛流离，心肠颇软，困苦中若受了冤屈，便忍不住悲从中来，呜咽不止。但他肯负责任，苦干死干，不走歪路，看定了方向，他不肯变移，有时执拗得如一条牛。他是医院里的司药。〕

〔他很焦急地走进来。〕

陈秉忠 （啜嚅）谢先生，马主任到了么？

谢宗奋 没有——昨天他一天就没有来。

陈秉忠 是，是，（客气地）对不起，您的表几点钟？

谢宗奋 八点半。